

半生红尘，半世空门：
李叔同传

随园散人／著



半生红尘，半世空门：

李叔同传

随园散人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半生红尘, 半世空门: 李叔同传 / 随园散人著. --
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94-2063-3

I. ①半… II. ①随… III. ①李叔同 (1880-1942)
- 传记 IV. ①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94213号

- 书 名 半生红尘, 半世空门: 李叔同传
作 者 随园散人
选题策划 鲤伴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魏 佳
责任监制 刘 巍
封面设计 小 T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32开
字 数 122千
印 张 8.25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,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978-7-5594-2063-3
定 价 42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序言： 半世风流半世僧

人生如梦，红尘如纸。

或许，我们是写生之人，晨昏之间落笔，画出离合悲欢。

或许，我们只是画里浮萍，飘零在时光里，不知谁在执笔。

世事兜兜转转，岁月从不回头。总是这样，转眼之间，故事已落幕，少年已白头。灯火明灭之间，有人荒凉，有人恬淡。在无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，懂得生活的人，应该是这样。夕阳西下，流水落花，这样残缺的美丽，总有人念念不忘。

恍惚间，那身影从乱世的风雨中走了出来。风雅是他，风流是他。

他是李叔同。诗词歌赋，金石书画，音乐戏曲，他都曾涉足，并且深谙于心。那时候，他是风流蕴藉的才子；那时候，他的世界里满是风花雪月。

平平仄仄里，有他的悲伤与欢喜；山光水色间，有他的浅酌与徘徊。

甚至，秦楼楚馆，烟街柳巷，也有他的醉意阑珊。

可他，蓦然转身，便将繁华与风流，决绝地抛给了过往。

从此，俗世红尘再也没有他。李叔同这个名字，以及所有的爱恨纠葛，突然间不复存在。半世风流，轻轻抖落，这是他的了然。同时抖落的，还有迷惘与执着。

那样的绚烂多彩，那样的文采风流，不是谁都能轻易抛下的。毕竟，这世上，醉心名利的人太多，云淡风轻的人太少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，古今皆是如此。而李叔同，剪断了俗念，遁入了空门。寂静出走，淡然无痕。他知道，那就是他的人生。

从此，他成了人们熟悉的弘一法师。孑然行走，没有悲喜，只有无边的慈悲。

回首再看，曾经的故事依旧安放在那里。城南草堂里，三五知己把酒言欢。

荒凉的人间陌上，他们曾经放浪形骸。只是后来，画面渐渐寥落，知交终于各自天涯。

长亭古道，芳草连天，浊酒里的余欢，总令人伤感。

花前月下，对酌欢颜，他依旧是那个风流俊逸的才子。只不过，爱情再美丽，终究成了过往。

小楼的东风里，人已不在。爱他的人，注定要为他悲伤。懂他的人，从不说他薄情。

他深爱过几个女子，也被几个女子深爱。他深感于男女情爱已再无所求，于是把自己活成了信仰，心便结实起来，结实到可以轻松抽身离俗，把爱禅解为慈悲，将小爱升华到大爱。

出家后的李叔同，一改他潇洒奔放、富家公子的人生态度，严持戒律，素食自咽，过午不食，万事安然。

一碗素菜，咸时，他说咸有咸的滋味，淡时，他说淡有淡的味道。在落座藤椅之时，他还轻轻抖抖椅子，害怕坐坏了寄生在藤椅上的小虫。

可以说，世事皆不入心；也可以说，世事皆在心中。

归去佛堂，不说过往。沉默的灯火里世事如谜，他早已知晓。

僧衣芒鞋，青灯古佛，他喜欢那禅意里的清静无尘。

那是他的归途。很寂静，很安详。

目录
contents

1/ 第一卷：红尘即异乡

1/ 高山仰止

7/ 人生之初

13/ 光阴飘摇不止

18/ 庭院深深

25/ 天仙园遗梦

30/ 燕支山下人如月

37/ 第二卷：诗酒趁年华

37/ 风云变幻

43/ 灯火即为诗

49/ 天涯五友

54/ 世事迷离

60/ 风月总无情

66/ 红尘处处玄机

73/ 第三卷：彼岸且流连

73/ 时光总是先行

79/ 寄身大洋彼岸

85/ 画里情缘

90/ 春柳社

96/ 戏里流年

102/ 故里也天涯

108/ 第四卷：转身红尘外

108/ 红尘闹市

114/ 人在画中行

120/ 有味是清欢

126/ 桃李不言

131/ 他不是归人

137/ 遁入空门

144/ 第五卷：云水苦行僧

144/ 佛即是心心即佛

150/ 结夏安居

156/ 落雪如禅

162 行处皆有莲欢

168/ 随遇而安

173/ 人生如梦

180/ 第六卷：行坐皆为禅

180/ 僧俗殊途

185/ 人生之三见

191/ 将无常当寻常

197/ 无上清凉

203/ 心将流水同清净

209/ 坐亦禅行亦禅

216/ 第七卷：无处即归处

216/ 浮云任去来

222/ 风雨尽入禅心

228/ 若欲了时无了时

235/ 山中岁月无尘

240/ 花开见佛

246/ 悲欣交集

第一卷：红尘即异乡

春去秋来，岁月如流，游子伤飘泊。
回忆儿时，家居嬉戏，光景宛如昨。
茅屋三椽，老梅一树，树底迷藏捉。
高枝啼鸟，小川游鱼，曾把闲情托。

高山仰止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暮春时节，在古城的客栈里，听着古筝版的《送别》，帘外雨声潺潺。泠泠筝声，绕过春水，去了天涯，有一种凄凉的美。那年那月，那个叫李叔同的文人，在呜咽的晚风和笛声里沉默着。寻常的尘世，寻常的情节，写着不寻常的词句，那时的他风流倜傥。

他是个性情中人，会为聚合而欢喜，会为离散而悲伤。草木春秋，诗酒迷离，他就在其中，舞文弄墨，谈笑风生。转眼间，醉意散去，

只剩浊酒余欢，和各自的天涯。

终于，他站到了喧嚣之外，冷眼看着浮沉未央的人间。

梦里人生，盛放在岁月里，成了故事。

从来处来，到去处去。这便是人生。

开始的迷茫，终了的沉寂。看上去，人生竟是如此简单。

但别忘了，那条遥远的路，有我们留下的足迹。那里，悲伤与欢喜，清浅与黯淡，都历历在目。相遇和离别，狂歌与叹息，月圆月缺，花开花谢，所有寻常的画面，在生命里无声定格，又被时光雕刻出悠远和厚重。

人生，不是几幕风景拼成的旅途，不是几抹色彩晕染的画图。人生是异乡的漫长行走，或者说，是江湖的独自修行。青石小巷，烟雨斜阳，我们走过；天涯古道，西风落木，我们见过。终于明白，风景未必是风景，悲哀未必是悲哀，聚与散，得与失，似乎都在有无之间。

也许，如此了然，算是明白了人生。也许，仍是迷惘。人生这场戏，每个人都能登上舞台，扮演自己的角色，却不是谁都能看穿戏里戏外的真真假假。

怀着无比的敬意，再次翻开李叔同的人生。几分忐忑，几分彷徨。他走过的，是我们无法重走的路。我的笔意，定是无法将那绚丽至极的人生写得完满。但我愿以稚拙之心，体悟他繁华里的风流快意，佛门里的自在无为。

张爱玲说，不要以为她是个高傲的人，她从来不是，至少在弘

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，她是无比的谦卑。世人都知道张爱玲孤傲，知道她特立独行，但是对于弘一法师，她的心里满是敬意。高山仰止，她不得不如此。我们也应带着万分的谦卑和恭敬，走近那位大师，读他悲欣交集的人生。

依稀看见，他的身影徘徊在风烟弥漫的大地上。那个叫作民国的时代，安放着他的后半生。真该以醉眼迷离的姿态，去面对那个时代，然后在醉意里，遇见所有的离合变幻。民国，去得并不遥远，却已无法触及。我们只能在渐行渐远的气息里，找寻那些难再重现的情怀与韵味。

很庆幸，在并不遥远的从前，有过那个时代。那时候，大清王朝轰然倒塌，封建帝制突然消亡，整个世界都仿佛灵动了起来。于是，爱也爱得恣肆，恨也恨得彻底；聚也聚得快味，散也散得洒脱。许多规则与逻辑失去了原有的力量，鲜活的人生格调便浮出水面，取代了旧日的死气沉沉。

回到最初，烽火依旧连城。那仍然是纷扰不休的时代，大地与年光，都在战火与硝烟里摇摇晃晃。民国所有的故事都在混乱的时空下浮沉，岁月刻下的痕迹清晰如初。军阀混战，世事萧条，人性挣扎，这原本就是民国的模样。事实上，无数的遗老遗少仍旧在醉生梦死，无数的野心与阴谋都在或明或暗地生长。还有无数战战兢兢的人们，蜷曲着身体，在荒烟弥漫的地方，彷徨无际。

但这些，都无法改变民国的韵味。那是写意的年代，恩怨与情仇，

都透着几分风花雪月的味道。那里，旗袍下的女子在影影绰绰的灯火下，与时光对饮；那里，许多的文人雅士，在爱恨的边缘，在疏离散淡的年代里，书写着悲欢离合。

从旧时代里飘然走来，民国才子有着与生俱来的不羁与纵意。或许冷落，或许悲凉，但更多的还是快意与风流。他们身上，有着旧时代的清雅，也有着新时代的纵意，所以，在平平仄仄、长长短短的字句里，他们的人生显得与众不同。民国的年光，经他们轻描淡写，有了风情与风姿，有了风流与风骨。

所有的才子，连同他们的故事与情怀，构成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性灵世界。细细想来，如突然落下的夏雨，浸润了整个世界，却又在不知不觉间抽离。在他们离去后，虽然还有许多人执笔耕耘，却很少有人能写出那样的风情。

故事可以相似，情怀却已不在；爱恨仍在流转，风姿难再重现。枕着年光，对那些逝去的年月念念不忘，终究不过是默然感伤。风华绝代也好，飞扬恣肆也好，都只是旧日风景。那风姿绰约的年代，到底是远去了。

回首之际，看到了那些飘洒而冷峻的身影。徐志摩仍在康桥的柔波里心事搁浅，卞之琳还在桥上思考着关于风景的哲学，戴望舒已在茫然的等待里回到了雨巷。而李叔同，已远离繁华归了青灯古佛，这是他的选择。尽管那时候他已名满天下，但他却决然而去，放下了所有，去了那个寂静的所在，只剩满世界的惊愕。他的人生，

也因此极不寻常。

1880年10月23日（旧历九月二十），李叔同出生于天津。父亲为他取名李文涛，天津桐达李家文字辈三少爷，字叔同。乳名成蹊，出自《史记》：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

后来，李叔同有过许多的别名，他的学生在整理他的历史时，竟罗列出近两百个。当然，我们熟悉的他，在尘世叫李叔同，在佛家叫弘一。不管叫什么，那跌宕起伏的人生，和看穿红尘世事的悟性，才是我们最值得伫望和怀想的。

李叔同出生时，是光绪六年。大清王朝的大厦尚未倾塌，封建帝制还在苟延残喘。紫禁城里，王侯将相在那末代的王朝里，战战兢兢地望着外面的世界。连城的烽火并未走远，大洋彼岸的列强们，仍在用嗜血的眼神，盯着颤巍巍的中华大地。

人们都还记得，二十年前的那场战争。一八六零年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，咸丰皇帝逃往承德。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城，焚毁了华美绝伦的圆明园，并且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几十天。圆明园的大火持续了三天三夜，数百名宫女和太监葬身火海。对于这样的行为，法国作家雨果称之为“两个强盗的胜利”。

结果是，那场战争迫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，以及中俄《璦琿条约》等和约，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丧失。尽管如此，该迷醉的仍在迷醉，该狂欢的仍在狂欢。历史的缝隙里，总有人意乱神迷。

应该说，那是个风雨飘摇的年代。颓丧与醉意，破败与纵情，凄迷地对立着。大清王朝的顶端，隐约地坐着几个人。唯唯诺诺的皇帝，骄横跋扈的太后，支撑着王朝最后的气息。彷徨与惊悸历历在目，掩不住渐渐消亡的帝气。毕竟，此时的大清，连外强中干也无从说起。

风云变幻之间，人们在历史的洪流中迷惘地前行。日光之下，整个大地都凌乱不堪。朝堂上的君臣，巷陌里的百姓，都在惊悸中彷徨无计。倒是那些良心未泯的文人们，在荒凉的大地上，悲伤地叹息着。

歌哭无端燕月冷，壮怀销到今年。

断歌凄咽若为传。家山春梦里，生计酒杯前。

茆屋石田荒也得，梦归犹是家山。

南云回首落谁边？拟呵湘水壁，一问左徒天。

这首《临江仙》的作者是晚清的王鹏运，字幼遐，自号半塘老人。他做官曾做到监察御史，以率直声震天下。慈禧携光绪帝常驻在颐和园不上朝的时候，只有他敢直谏。只不过，面对国家的耻辱和灾难，他能做的只有长歌当哭。盛衰兴废，江山飘摇，不是谁能挽回的。书生意气，壮志满怀，终究只是茫然的喟叹。

后来，李叔同眼见国事维艰，列强肆虐，民不聊生，陷入了空

前的悲愤和迷茫。于是，他决意去日本求学。赴日之前，写了下面这首《金缕曲》：

披发佯狂走。莽中原，暮鸦啼彻，几株衰柳。破碎河山谁收拾，零落西风依旧。更惹得离人消瘦。行矣临流重太息，说相思，刻骨双红豆。愁暗暗，浓于酒。

漾情不断淞波溜。恨来年絮漂萍泊，遮难回首。二十文章惊海内，毕竟空谈何有！听匣底苍龙狂吼。长夜西风眠不得，度群生那惜心肝剖。是祖国，忍孤负？

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那时候的李叔同，大概也是这般悲凉。风雨如晦，国将不国，悲愤与哀痛郁结于心，终于成了这深沉的呐喊。

他的心是炽热的，却只听到河山破碎的声响。披发佯狂走，原来只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奈。毕竟是文人，狂歌与悲鸣都不能为那苍白的岁月添上几分生气。

人生之初

突然沉默，世事皆无声响。

整个世界仿佛空洞的画面，寥寥几笔，勾勒出沧桑与悲喜。

又在苍白的色调里，透着几分醉意阑珊。

十九世纪后期的大清王朝，在内忧外患之中，早已是千疮百孔。即使如此，破旧陈腐的逻辑仍在，横七竖八的规则仍在。王公贵族们仍在肆意寻欢，与之对应的是，被视为身份低贱的那些人，仍在岁月里低沉地活着。

很无奈，此时的女子，仍是男子的附属品。男子可以三妻四妾，她们默认。千百年的规则早已让女性习惯了沉默。她们的美丽与哀愁，都很少向谁说起。

李叔同的生母王凤玲，就是这样的女子。她是人家的四姨太，自从被娶过去，便没有了独立的人生，相夫教子是她以及许多女子的信仰。或许，她也曾为自己的人生悲哀过，但不管怎样，这就是她的人生。她相信，那种叫做命运的东西，是无论如何都逃不开的。

王凤玲出生于 1861 年，也就是咸丰皇帝驾崩的那年。嫁到李家的时候，是光绪五年。那年，她十九岁，李叔同的父亲已年近古稀。尽管如此，嫁到这个大户人间，王凤玲还是活得安分守己。在李叔同出生后，她更是觉得人生有了光明。

似乎是这样，习惯了昏暗，便会不自觉地躲避光亮。

习惯了战战兢兢，便忘记了怎样傲然地站立。

旧时的女子，力气自然是单薄的。可悲的是，连心里也失去了飞出樊笼的愿望。嫁个不错的人家，将青春与自由尽数交付，从此，